

## 山雪

范墩子

山居踏雪，是一趣事。尤其在清晨，天微亮，醒来无事，出门散步时，谁想雪竟落了半米深，挡住了院门，费尽气力推开门，往外一看，山脊裹银，茫茫然不知身在何处，雪还在风中卷，打在脸上，生疼。你冻得直跺脚，脚下的雪就往四周溅，往前跑，脚下就咯吱咯吱响，你躺在雪地里，用舌头舔，凉甜得让你不停喷白雾，碰到铁杉，雪往你脖子灌，你抖，却滑了一跤，摔进坑里，雪直接将你掩埋。你躺在雪堆里笑，笑够了，就朝山喊，喊累了，就又在雪地里跑，观察自己的脚印，你像兔子那般跳，直跳得天大亮，回头看，刚留在雪地的痕迹已被新雪覆盖了，就拿起扫帚扫，一边扫，一边还在忆昨晚的睡梦。你想得出神，怎知孩童们早已站

在你身后，见你头顶雪白，身上裹雪，以为是活雪人在动，就纷纷抓起雪团朝你掷，你猛然一个激灵，转身高声一呵，孩童们四散而去，却并未跑远。你接着扫，雪愈落愈大，宛若漫天杨花狂舞，在你沉吟之际，孩童们又追来朝你掷，你也不恼，放任他们玩耍，心里好生自在。

雪天读书，是一乐事。午后睡醒，屋外飞雪冥冥，云雾缭绕，山天一色，屋内倚炉而卧，煮茶听戏，闲翻古书，每情有所触，便抓笔记于纸上。自下雪，你就极少外出，将自己封锁山里，雪夜守灯，持卷咏叹，与雪为友，与树神交，你听得懂鸟语，听得见雪声，别人以为你寂寞，殊不知你比谁都快乐。沙发上、桌上、地上、马桶盖上，

摆满了书和稿纸，也不去收拾，读到兴奋处，干脆趴在地上读，其中趣味，有谁知晓？有的书，你读得飞快，坐读、躺读、走读，一目十行，一两日即能读毕，如《浮生六记》；有的书，你却边读边查，边查边思，逐字逐句读，细嚼慢咽，生怕漏了哪个细节，如《汉书》。快节奏时代，人皆为生计奔波，为名利劳累，你却寄居山野，耕读安道，以书自娱，已然成一书痴。待雪停日出时，你坐在阳台曝书，碰上哪本书掉了封皮，就用硬纸重新包好，并在上头题写短札，其间乐趣，实不可向外人道也。

晴日看雪，是一快事。连日大雪，封锁了秦岭，山里几乎无人迹，忽遇天气晴好之日，拄棍进山，雪景可

谓一绝。阳坡上，朝曦初上，金霞滚浮，云雾在山顶腾腾地走，雪挂万木，仿佛千树万树的梨花盛开，眺望四野，雪光映得你根本睁不开眼，最引人的是那些低矮的灌木，虬枝盘绕，宛若冰花万朵，琼姿灼灼。往深山里走，泉水淙淙，虽能见到晴空，却寒气砭骨，到河畔，两岸的石块上仍盖着厚厚的雪，阴面的崖上还挂着许多冰凌，山上林木紫黑，雪迹消隐，水声于两岸回响。你站在树下，听山观山，看白云游走，泉水荡去了你的浮躁，山雪洗净了你的心肺。直至傍晚，你才返回，身后，潭水被雪覆盖，一片银白。你匆匆地走，孤村薄暮，白鸟惊飞，山川静默，仿佛步入画中，游离尘世之外。

## 行游商洛

雷保荣

多年前去过一次商洛，我一直念念不忘。去商洛目的很明确，沿途看风景，先到商南县城，再游金丝峡，随后返回。

我和妻子都爱逛，共同的兴趣爱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走过很多地方，有了一定的旅行经验，对于游山玩水，我们总是满怀期待。欣赏不同的地理风貌，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让我特别看重。于我而言，商洛之行是重要的。我作了较为周密的计划，提前买了火车票，在我心里，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穿越秦岭，去向往的地方，又是和妻子一起，为了一份慢悠悠的浪漫，我选择了传统的交通方式。总之，是抱着一种探索的态度，去完成一次探路之旅。

火车穿过一个个短或长的隧洞，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我很兴奋，眼睛一直忙个不停。路上的风景一直在变换，最多的是山。群山之间错落分布着集镇、村庄，较平坦的地方

突然出现的一座城会让我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大桥、铁路、高速公路架在空中，我们乘坐的火车像是一条长龙在大山深沟间穿越，有时行在空中，转眼又钻入隧洞。山间盘绕的路从这边钻了山，又在那边探出了头，看得我入神沉思，心里满是欢喜。近处的山在车窗闪过，看不清楚全貌，却都是郁郁葱葱。远处的山起伏着，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此景，我的眼睛忙得不亦乐乎。妻子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到商洛，也是种种新鲜。她看着窗外变化的风景，不由自主地感叹着自然的神奇，评说着眼前一幕幕完全不同于关中原的秀美苍翠。她不时和我小声交流，表达着满足，笑容洋溢在脸上。

到商南县城，夜色已经笼罩了这座小城，我的第一感觉是凉快。是的，久居渭北，那时又值暑期，正是热得没处钻的时候，进山里正好避暑消夏。站

在火车站广场上，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次真来对了。看着妻子，她也很高兴，我们相视而笑，随着人流往前走。坐上出租车，师傅把我们送到了预订的宾馆。简单休息后，出门沿着街道漫步，看商南夜景，看车流穿行，看人群熙攘。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祥和，不觉发出感叹：这儿真心不错，环境好，生活节奏慢，舒适惬意，真是一方福地。我俩在陌生的小城走着，却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更像是回到了一处久违的故地。

第二天一早，我们搭乘班车来到金丝峡。刚下车，扑面的山风吹着面庞，瞬间觉得脚底有了劲，探索的欲望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我说了句：“走，进山。”就随着游玩的人群一起买票进入峡谷。比起纯粹的登山，游金丝峡更像是一次奇幻穿越。我们走走停停，时而低头看水，时而抬头看天，时而讨论一棵树的别致奇特，时而交流一座山的突兀

奇崛。看不尽的美景接续呈现，瀑布飞泉，高山峡谷，造化的神奇让我们一次次惊叹。我使劲搜寻能够描述眼前风景的词汇，可总觉得不够，不能准确诠释那种天然的魅力。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尽管很累，可都不想错过任何一处风景，相互鼓励，彼此加油，热情不减。累了歇会儿，吃点喝点，继续向前。总觉得来了就要仔细看看，尽情领略金丝峡的每一处美丽，尽情享受大秦岭的恩赐。几个小时地穿行将要结束，意犹未尽之余，我们感受更多的还是舒畅和惬意。腿脚酸疼得厉害了，可眼中还是流露出舍不得来。到了景区出口，稍作休息后坐盘车旋而下，告别了金丝峡。

回家路上，我想了很多，不虚此行是肯定的，更让我肯定的是：商洛很美，秦岭很神奇！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游商洛，再到金丝峡。

读这一套“进城”系列的，我脑子里始终出现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叫“回乡”。为什么要进城？不少人的回答是为了理想，但这理想更有效的成分是物质、是经济，是仍然基于物质的现代文明。或者说，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然而，在这种“生活更好一些”的实现或接近实现的时候，他的灵魂却日夜夜想着回乡，想着那些简朴，甚至有点贫穷的故乡生活。这看似矛盾，却隐含了一个现代人解不开的难题——物质与精神，或者经济与文化的难以兼得，故而在两难震荡中漂泊和惶恐。

比如这个陈仓，当年“进城”去上海，不就是因为山里的穷困和清贫吗？如今的他在大上海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时，却想着山里的清风明月，想着老家的田园牧歌。所以说，这“更好一些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更是精神文化的。他生活在繁华都市，精神舒适和审美却在故乡。肉身跑得太快了，应该返回去接应精神。当然，也有4000多个“隐士”拒绝现代物质文明，执意住在秦岭山里修行和滑雪，但那于13亿国人来说是个异数。

据说，现代都市人中，极少的一部分住房享受到“1+1模式”，即是说城里有楼房，乡下有老家有小院儿，将现实的身与审美的灵魂都摆放在最舒适的位置。但这对于广大的年轻人来讲仍然近乎“乌托邦”。陈仓的心态是健康的，他在奋斗路上疾驰的时候，不时要回去寻找灵魂。于是，有了这样一套书。那种强烈的回归欲望，那种痛心疾首的追寻，其实是对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清高质朴与仁义道德乡村精神内核的追寻。

现代文明的毛病就是要把事情做到极致。于是，一片树叶遮挡了另外一片树叶。发展与毁灭共存，于是，中国学者重提“中庸”，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化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虽然大卫·雷·格里芬的观点过分绝对，却也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孔子回家”不是我们自作多情的呼唤，那是地球人在当今一个明智的选择。陈仓说“无根是一种疾病”，他要回到他丹凤县的山里去明心见性，他乡愁的背后是自我的生命修复和精神重塑，那一声鸡鸣或牛叫声中，是重新点燃人类精神的澄明之灯。从陶渊明到辜鸿铭到沈从文——还有后来者贾平凹，这个传承的衣钵如今到了陈仓的手里，他有这个能力接此重任，但定力、恒力是否持得住，还需拭目以待。



## 秦岭九行书(组诗)

郑学良

## 冬天是一本书

站在河谷里，两边的山坡积雪还没有融化，仿佛翻开的书页。那立在积雪中的树，如同一枚枚生动鲜活的汉字

此刻，真有些呆了恍如我就是这位打开书页的人双脚不住地移动，倒真真切切地做了一根装订的线头

## 雪地

那次在雪地，一只喜鹊在前面蹦蹦跳跳，步履轻盈仿佛在为示范，又像是带路而我肉身沉重啊

只一会儿，我就落得很远待再抬头时，它已不见了踪影我还一直寻觅着它的足迹空茫茫的雪地上，只有我被自己的双脚拴着……

## 在野地

黄昏里，与一只野兔擦身而过我们都没有回头。其实我们的心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惊吓

纯属偶然。在野地只要你愿走，哪儿都是路除了悬崖和棘丛

这是秦岭盛夏的一个黄昏注定了两个鲜活的生命要在此不期而遇……

## 那年冬天

于言力

一阵西北风，一场小雪来，寒风扑面而来，仿佛侵入到整个身体，顿觉丝丝阴冷。万木凋零，天地间瞬间被冬日的严寒裹得严严实实。

在人们心中，冬天意味着结束，万物枯竭，停止生长，整个大自然被凝固在一片苍茫和孤寂之中，没有春的明媚和温和气息，也没有夏日的酷热和清爽，更没有秋的风韵和多姿多彩，留下的只有凄冷。但每年的冬天，都令人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幕幕美好的场景和难以抹去的记忆，往事虽已逝去，但却承载着岁月的光华，记录了我们成长的画面，使这个季节不再孤单和落寞，尽显生机与活力。

那年冬天，院子边那口老井空洞忧伤，但门前的那棵老柿树依然苍劲有力！

小时候，我家在农村，生活饮用水主要为井水。老家院子边那口井水特别旺，村里的邻居乡亲都在这口井里挑水吃。井水清凉甘甜，喝上一口特别畅快。记得我十岁时的那年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做饭时吩咐我去打水，谁料不小心将小水桶掉到井里面了，又冷又怕的我顿时手脚慌乱地哭了起来，还不敢让父母知道，害怕遭受训斥。这时，村里一位叔叔来打水，看到我非常焦急的样子，赶紧放下手中的水担和桶，上前接过我手中的水桶让我站在一边，对我

说：“孩子，别着急也不要害怕，我帮你把桶捞上来。”接着，村里一位阿姨和我的一位堂兄也来了，他们一边安慰我，一边帮忙捞桶，还打满水让我提回家。老井陪伴着我长大成人。如今，那位叔叔已离我远去了，每当看到院子边那口老井，心中不由想起那令人难忘的经历，涌起一股忧伤。

令我记忆深刻的还有门前的那棵老柿树，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也为我们留下了童年的美好和快乐！记得小时候，每到柿子成熟季节，父亲常带我们兄弟几个去那棵柿树上摘蛋柿充饥。母亲每年都要削好多柿饼和柿子皮、柿片，以便冬春季供我们吃零食。如今，门前的那棵柿树更老了，也不再结柿子了，再也找不到孩童时的那种味道了。

那年冬天，山川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一起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一起欣赏满天飞舞的雪花，感受风雪夜归人的场景，一起坐在热炕头上听爷爷讲故事、聆听风吹雪落的声音，一起围在火炉旁吃着烤红薯，帮父亲装烟斗，尽享冬季的那份闲适和快乐……

而今，长大的我们，那年冬天的故事不再续写，但还有你我懂憬的年少，有天真无邪的梦想、美好的憧憬和希望，有大自然的清纯至美，有缕缕阳光的青葱弥漫，有瑞雪盈门的酣畅气息，有那一季难忘的回忆……



## 商洛山

(总第2542期)

刊头摄影 王孝竹